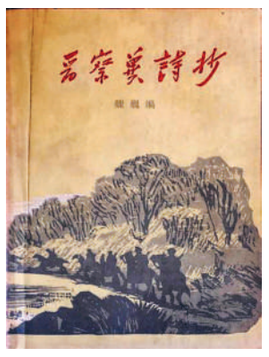
时代的号角 胜利的凯歌

——读《晋察冀诗抄》

■何 雯

经典重读



新中国成立后，作家魏巍收集整理抗战时期曾在晋察冀根据地战斗生活过的38位诗人的200余篇作品和少量民歌，汇编成一部诗歌集，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即《晋察冀诗抄》(以下简称《诗抄》)。该书全面反映晋察冀根据地对敌斗争、拥护军队、民主建设、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根据地军民的精神风貌。

晋察冀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从1938年年底开始，一批热血青年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他们一手持枪，一手执笔，在抗日烽火中掀起一次次创作热潮，形成了晋察冀诗群。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十分重视宣传文化工作，指出：“文化加军事加政治就等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在聂荣臻等人的支持下，晋察冀诗群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顽强开展诗歌创作活动。他们把诗歌作为战斗武器，书写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景象。这些诗歌既发表在报刊上，也刻画在根据地村村落落的院墙屋壁和道路两旁的石壁、土崖、大树上，成为激励根据地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号角。

在当时，许多《诗抄》中的诗歌揭露了侵华日军的凶残，鼓舞根据地人民同仇敌忾、抗战到底。1940年春，日本鬼子从河北一个村庄抓走59名抗日干部和群众，凌辱之后又凶残地杀害。邵子南闻之义愤填膺，含泪写下《五十九个》。李劫夫为之谱曲后，歌曲迅速传唱开来。不少青年人唱着这首歌报名上前线，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丹辉的《敌人与黑夜》、商展思的《她变成了疯傻》、魏巍的《好夫妻歌》，也表现了日军侵华带给中国人民的苦难。更多的诗词则激励根据地人民奋起抗战。譬如被闻一多称为“时代的鼓手”的田间，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首诗没有讲述抗战的大道理，而是采用寓正于反的艺术手法，用朴实的语言告诉人们“抗战则生，不抗战则死”的道理，极具震撼力。《雁翎队》则鼓舞着白洋淀人民英勇抗争，“白洋淀不能受欺侮，在故乡的水面上和敌人决一死战吧”“勇敢的伙伴！快把抬枪扶准，让波浪作为敌人的坟墓，让我们胜利归来”。

《诗抄》中有很多反映激烈战斗场景与热情歌颂我军将领和抗日战士的诗篇。《捕捉》描述了反“扫荡”中民兵二郴子埋伏在青纱帐里用大砍刀袭击并捕获一名鬼子的过程。《巧袭》记录了定县抗日英雄郝庆山假扮伪军端掉伪军炮楼的过程。《八路军》称赞我子弟兵“生产并习武，战斗猛如虎，官兵共甘苦，爱民若父母。”《武工队》以百姓的口吻讲述武装工作小分队的战绩：“东庄汉奸被杀死，西村岗楼缴了枪，县城鬼子闭四门，火车不敢出站房。”《马上取花》则夸赞了黄土岭伏击战中指挥部队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八路军指挥员杨成武。《战士们》用“急行军”“过封锁线”“宿营”“爬云梯”“纪律”等12首歌谣，反映了革命战士战斗生活的日常场景。

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诗抄》反映晋察冀边区群众对抗战的大力支持，讴歌伟大的人民战争，成功塑造了一个个支援抗战的平民形象。有认真查岗的儿童团员，有在大风雪中送公粮的英雄父子，有深夜给部队打灯笼照路的老人，有紧扎头发行进在战斗行列里的小脚妇女，有慷慨献身的放牛郎……这些诗作，深刻体现了人民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这一主题，谱写了一曲人民战争的胜利凯歌。诗篇中的劳动人民，不是被怜悯的对象，而是普通生活中的英雄。在党的领导下，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脊梁，支撑着艰苦的抗日战争，支撑着那个苦难而伟大的时代。

《诗抄》作者们与根据地军民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诗篇反映了根据地的全面建设，颂扬了中国共产党和为人民服务的各级干部，对革命前景充满了信心。有的诗作表现根据地民主生活、干群关系、军民鱼水情，如戈焰的《豆选女县长》、曼晴的《县长病了》、丹辉的《村选》、邓康的《咱们永远在一起》、甄崇德的《村干部》等。尤其是《县长病了》一诗，讲述一个青年县长工作过于繁忙累倒了，发烧呓语，一个老中医听说后十分焦急，背着药包冒着风雪去给县长看病。看病时，屋里挤满了人却没有一点声音。第三天，县长从炕上爬起来继续工作，乡亲们得知后“像卸了重载似的”。有的诗作表现根据地大生产，如邢野的《山歌》《开荒歌》、甄崇德《秋播》等。陈辉《新的伊甸园记》第一首《献诗——为伊甸园而歌》直抒胸臆，表达对晋察冀的热爱：“我的晋察冀呵/你的简陋的田园/你的质朴的农村/你的燃着战火的土地/它比/天上的伊甸园/还要美丽”“而我的歌呀/它将是/伊甸园门前守卫者的枪支”。

《诗抄》多为中短篇，鲜明的战斗风采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是诗篇的共同特色。为写出这些鲜活的诗作，诗人们深入前线，深入群众，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诗人史轮在1942年反“扫荡”中被捕，受刑极重。但他始终不屈服，最后壮烈牺牲。任霄是参加过长征的女战士，1942年执行任务时被捕。在狱中她受尽折磨，为保守党的秘密自缢。诗人雷烨在1943年反“扫荡”中为掩护两名战友突围，自己身中数弹。他砸碎相机、烧毁底片后，拔枪自尽。同年，牟伦扬与4位战友被百余名日军包围，激战中，他中弹牺牲。牺牲前他在一首诗里写道：“同志们要问我在什么地方，我就在那太阳升起的地方”。他们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战斗诗章和精神瑰宝。

纵观《诗抄》，风格淳朴，格调明朗。诗人们没有摆弄文辞，而是从生活出发，从斗争出发，在追求诗意时，融合自己的革命热情和时代色彩、生活色彩，处处洋溢着对人民和对根据地新生活的热爱，展现着饱满的战斗热情，从而使整个诗集富有魅力。《诗抄》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诗人邹荻帆称赞这些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美的摇篮曲”，诗歌评论家沙均将《诗抄》称作“那个时代的号角，胜利的凯歌和乐观的预言”。

视觉阅读

《黄崖洞保卫战》(油画)

1941年11月，日军奔袭山西省黎城北黄崖洞、水腰地区八路军后方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借山险，以刺刀、手榴弹与敌进行搏斗、连续打退敌数十次冲击，经过8昼夜奋战，杀伤敌800余人。画家李明峰以此为背景，创作了油画《黄崖洞保卫战》。作品用浓厚的赭石色调渲染战场氛围，同时搭配橘红的焰火和晨光微露的天空，既艺术再现了战斗的残酷，又暗喻着希望的曙光。恢弘的构图将观者带入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动态的作战群像与静态的险峻地势形成极大张力，生动诠释了中国军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伟大抗战精神。

(图文整理：宣传杨)

文苑随笔

高瑛眼中的艾青与诗

■李增瑞

近年来，我常去拜望艾青先生的夫人高瑛阿姨。前不久，我再次走进那条熟悉的胡同。胡同狭窄而拥塞，老槐树干瘦的枝丫伸向灰蓝天空，高瑛阿姨的住所却干净雅致、暖意融融。

高瑛阿姨虽已是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每每听闻我要来，都早早候在客厅。她是山东龙口人，我是山东东营人，两地相隔很近，这层乡土情谊，使我们之间多了几分亲近。她常常拉着我的手，用带着胶东口音的普通话说道：“咱们是老乡啊！”这话语中透着亲切，瞬间消融了文学大家与后辈之间的距离。

每次在高瑛阿姨家的客厅坐定，她都会端来一杯清茶。茶杯是极普通的白瓷，洁净得发亮。客厅墙上挂着艾青先生的照片，案几上时常摞放着他们的著作。高瑛阿姨总会指着那些书，如数家珍地讲述它们背后的故事。她与艾青先生的爱情故事浪漫而传奇，而她自己的文学生涯也同样精彩。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她创作了不少有分量的诗篇，出版了多部著作。但她对这些成就总是轻描淡写，她更愿意谈论的是文学本身的价值与意义。

记得有一次，她拿出与艾青先生的合影，指着照片中那个意气风发的诗人，眼中泛起温柔的光芒。“艾青常说，诗人要扎根生活，要有信仰，有原则。”她转而对我说，“你们年轻一代，更要坚守健康的诗歌创作，把诗歌写出生活，写出信仰，写出原则，不要写那些哼哼唧唧、小里小气、无病呻吟的东西。”

她告诉我，艾青写作时有个习惯，总要反复摩挲稿纸的边缘，仿佛那样就能摸到文字的筋骨。“他说过，诗不是作出来的，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就像井水，自然涌出才甘甜，硬抽上来的总带着铁锈味。”

谈到艾青在农村的日子，她语气平静无波，却让人听出深藏的感怀。“别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是人。那些被生活压弯了腰的农民，在他眼里都是站着的人。”她记得艾青常说，诗人不是高人一等的存在，而是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说话。“他说自己不过是土地的儿子，偶然学会了用笔耕耘。”

高瑛阿姨说，艾青珍贵的品质是他的“不聪明”。“这个世界聪明人太多了，懂得趋利避害，懂得明哲保身。他却固执地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相信真善美，相信人的尊严。这种相信，在有些人看来是幼稚，实则是最高贵的勇敢。”

说到这里时，她翻开身边诗集的某一页，轻声朗读起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声音在客厅里回荡，每个字都像经过岁月打磨的玉石，温润而有分量。

“现在的人读诗，总是急着要‘得到’什么——知识、感悟，甚至炫耀的资本。”高瑛阿姨合上书，目光灼灼：“可是艾青的诗不是用来‘得到’的，是用来‘成为’的。成为更清醒的人，更慈悲的人，更坚定的人。”

这番话如种子般落入我的心田。她强调诗歌应当承载更大的使命，而不是沉溺于个人的小情绪中。这种文学理念，与我后来创作中的追求不谋而合。

2023年一个周日的早晨，我刚晨练完毕，正坐在早餐店里用餐，手机突然响起。看到来电显示是高瑛阿姨，我急忙接通。电话那头传来她洪亮而激动的声音：“增瑞呀，你的《大河颂》我听了整整一个小时！用耳机听的，从头听到尾！”原来，她早晨起床后便翻看手机，偶然间发现有微信公众号推送了我的抒情长诗，随即点开聆听。因为过于专注，她连早饭都没顾上吃。

“这首诗大气磅礴，有力量，有高度，有气势，有信仰！”她兴奋地说道，“你要坚持下去，不要被不健康的诗潮所左右。要为党而歌，为人民而歌。”

这几年，每次去高瑛阿姨家中拜访，她都会为我们签留一些文字作为纪念。有时签在她与艾青先生的著作上，有时签在他们的合影照片上。她还专门定制了木头相框，将签名的照片装好后赠予我们。这些珍贵的礼物，一直珍藏在我的书房里。每每看见，便会想起她那慈祥的面容。

在与高瑛阿姨的交往中，我逐渐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学精神。她的人生轨迹和创作理念给予我深刻的人生启示：文学不是风花雪月的消遣，而是承载道义与良知的舟楫；诗歌不是辞藻的堆砌，而是灵魂的呐喊与低吟。在高瑛阿姨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代文学大家的风范——既有对文学的虔诚，又有对后辈的提携；既有对传统的坚守，又有对创新的包容。她常说：“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更是心灵的回响。没有真诚的心灵，再华丽的语言也只是空壳。”

在高瑛阿姨身上，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文学大家，更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和温暖心灵的长者。高瑛阿姨那些充满智慧的话语，以及她对文学不变的热忱，都铭刻在我的心中，激励着我的创作。

新作赏读

荡气回肠的文化抗战交响曲

■房小铃

在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中，战火与硝烟常被作为历史叙事的焦点，而文化战线的斗争常常隐于历史深处。钱林森与王剑平合著的长篇小说《阵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1938年至1944年的“桂林抗战文化城”为背景，展示了夏衍、郭沫若、田汉等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挺身而出的历史担当。

小说开篇便以夏衍接受创办《救亡日报》的秘密任务为引子，串联起郭沫若归国、田汉组织戏剧运动、陶行知开展岩洞教育等一系列事件。在虚实交织的叙事手法中，作品既梳理了历史脉络，又赋予人物鲜活的血肉与情感温度。

值得关注的是，作品并未陷入史料堆砌的窠臼，而是通过文学化的叙事，让历史“活”了起来。其中，对音乐家张曙的刻画尤为震撼人心。

1938年12月24日，日寇对桂林实施轰炸。当时，张曙正带着幼女张达真在家中。因没能及时躲避空袭，父女俩一同遇难。空袭过后，人们赶到查看时，只见“张曙的下半身埋在废墟里，手上除了紧紧抱着女儿，手里还捏着那张《我们要报仇》的稿子”。这段与他生命同在的旋律，连同他在桂林期间创作的《负伤战士歌》等作品，后来成为激励无数志士的抗战强音。

《阵地》一书，对“文化抗战”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度开掘。在日军铁蹄践踏山河的危急时刻，桂林汇聚了很多文化精英。他们以新闻、文学、戏剧、美术为武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书中详尽记载了《救亡日报》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依然坚持出版，传递坚持抗战的声音；重现了《义勇军进行曲》通过桂林广播电台响彻大江南北，凝聚民族精神的场景；描绘了话剧《一年间》连续上演30余场，以“戏台即阵地”的执着信念唤醒民众觉悟的过程。因此，书名“阵地”一词，包含了军事阵地与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阵地等多重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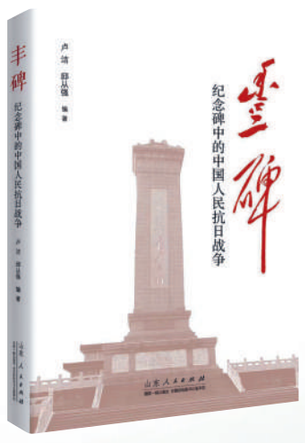
同时，该作品的多声部群像刻画令人印象深刻。小说以夏衍的坚韧不拔、郭沫若的澎湃激情、田汉的赤诚之心、李克农的智勇双全为支点，勾勒出20余位主要人物的命运轨迹。他们中有毅然归国的学者，有在战火纷飞中坚守教育阵地的师者，有以舞台为战场挥洒才华的艺术家，更有无数默默奉献的文化工作者。这些形象各异却心怀救国使命的身影，共同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知识分子的英雄交响曲”。

比如，日军轰炸导致《救亡日报》印刷厂设备损毁。夏衍不容许阵地失守，借助从废墟中掏出的钢板、蜡纸，与印刷厂全体人员熬夜加班。次日，《救亡日报》如期出刊。他在社论中写道：“同胞们，请记住日军的惨无人道。我们会团结起来，抗战到底。”丰子恺也以漫画形式声讨日军暴行，并在画作上题词一首：“空袭也，炸弹向谁投？怀里娇儿犹索乳，眼前慈母已无头。血乳相和流！”日军的残暴、人民群众的惨状以及这些心怀正义的人士满含血泪的控诉相交织，成为小说中令人难忘的记忆点。

书中还细致刻画了这样一个场景。戏剧家欧阳予倩对桂剧进行彻底革新，将京剧《梁红玉》改编为“新桂剧”，深受观众欢迎。然而因剧中的念白、唱词被认为是借古喻今，讽刺当下权贵，引来国民党广西高官施压，要求修改。欧阳予倩对此不屑一顾，轻蔑地扔下一句：“可以禁演，一字不改！”他以坚定的信念守护着艺术的尊严。

总之，《阵地》是一部描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艺界人士在战火纷飞中坚守文化阵地，以笔为枪、以舞台为炮台的壮丽史诗。该作品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展现了文艺工作者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用戏剧、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将每一个文字、每一节音符、每一幅画卷，化作射向敌人的子弹。他们将艺术的种子播撒在战火纷飞的土地上，绽放出不屈的精神之花。

新书架



《丰碑》(山东人民出版社)精选80座具有代表性的纪念碑，按时间脉络串联起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该书通过对碑文的誊录、背景的交代以及英雄人物的详细介绍，以点带面勾勒全民族抗战图景。该书既是对抗战历史的郑重铭记，也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传承，力图为当代读者搭建起触摸历史、感悟精神的桥梁。

(张文曜整理)

迷彩书屋

长征

第6626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